

全上古三代秦汉
六朝文

陈后魏

第九
函
十册

全後魏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任城王澄

澄字道鏡，晃孫。太和七年，襲父任城王雲爵，加征北大將軍、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尋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加侍中。轉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兼尚書左僕射。除吏部尚書，復兼右僕射，坐公事免。尋兼吏部尚書、除尚書右僕射。宣武卽位，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徵爲鎮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母憂，服闋，除太子太保。孝明卽位，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遷司空，加侍中，領尚書令，遷司徒。神龜二年薨，贈太傅，領太尉。備九錫，諡曰文宣王。

案魏書張普惠傳云：任城王澄

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請脩立宗室四門學表

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恆代親習皇宗熟祕序疑庭無闕日臣每于侍坐先帝未嘗不曰書典在懷禮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于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學宮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于茲將廢臣每惟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于是乎在何爲太平之世而合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日而使宗人之訓闕焉愚謂可敕有司脩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魏書

任城王澄傳

討梁表

蕭衍頻斷東關欲合巢湖汎溢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

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眾庶惶惶竝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旣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

魏書任城王澄傳

上表言革世事不宜案校

臣聞三季之弊由于煩刑火德之興在于三約是已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亭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于本宜已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已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敎已深文烹小鮮已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羣官三經攷

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已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已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已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已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尙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尙書門陳矯亢辭帝慙而返夫已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已爲達治歷代用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已已勵時靖恭已致節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于冒勳妄攷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已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慎重也

魏書任城王澄傳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攷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已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

上表諫加女侍中貂蟬

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于象珥極驕貂于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祇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已纂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

北史十八神龜元年

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帝從之

畜力聚財表

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啟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續武脩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晏安于玄默然取外之理要由內彊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民而窺覷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虺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畱意于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標賞忠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熊虎

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
茂將相膺力未衰愚臣猶堪戎伍荷戈帶甲之眾蓄銳于今燕弧
冀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覺逆
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
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呂萬乘之主豈
忘宴安實呂侵名亂正計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呂肅寧爲
大任然頃年呂來東西難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剪除亦
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眾
不愛力呂悅民無豐資呂待敵此臣所呂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
也易曰何呂守位曰仁何呂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
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
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
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

雉素脩廡庫崇列雖府寺膠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底憩理
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
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
之幣凡所營造自非供御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已務阜積庶
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土簋而媯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
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觀願思前王一同
之功畜力聚財已待時會

魏書任城王澄傳靈太后繕興佛寺齋會費損庫藏曲資左右澄表

上言太和五銖與新鑄五銖及古錢宜並通用

臣聞洪範八政貨居二焉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已守位曰仁何已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已聚人守位成養
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夏殷之政九州貢金已定五品
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之法于是圓貨始行定銖兩之槩齊桓循
用已霸諸侯降及秦始漢文遂有輕重之異吳濞鄧通之錢收利

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猶甚多焉逮于孝武乃更造五銖其中毀鑄
隨利改易故使錢有小大之品竊尋大和之錢高祖畱心掎制後
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但臣竊聞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
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揚之市
土貨既殊貿鬻亦異便于荆郢之邦者則礙于兗豫之域致使貧
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貽隔化之訟去永平三年都座奏斷天下用
錢不依準式者時被敕云不行之錢雖有常禁其先用之處權可
聽行至來年末悉令斷之暨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
土錢旨聽權依舊用謹尋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銀鑿更
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
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設有舊者而復禁斷並不得行專以單
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爲尺以濟有無至今
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

恤凍餒子育黎元謹惟自古以來錢品不一前後累代易變無常
且錢之爲名欲泉流不已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
錢方俗所便用者雖有大小之異竝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
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爲小巧僞不如
法者據律罪之

魏書食貨志熙平初尙書令
任城王澄上言又見通典九

臣猥屬樞衡庶罄心力常願貨物均通書軌一範謹詳周禮外府
掌邦布之入出布猶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
于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圓流無極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鑄相尋
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連邦隔貿臣比奏求宣下海內依式行
錢登被旨敕錢行已久且可依舊謹重參量已爲太和五銖乃大
魏之通貨不朽之恆模寧可專貿于京邑不行于天下但今戎馬
在郊江疆未一東南之州依舊爲便至于京西京北域內州鎮未
用錢處行之則不足爲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

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爲用貫繩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爲濫允請竝下諸方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雞眼鑲鑿依律而禁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之錢通用京師其聽依舊之處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竝行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既欲均齊物品塵市斯和若不繩已嚴法無已肅茲違犯符旨一宣仍不遵用者刺史守令依律治罪

魏書食貨志
又見通典九

奏停祫祭應待年終

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于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后已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卽吉四時行

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竝曰爲今除卽吉故特時祭至于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于是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于太祖三年春禘于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

魏書禮志二延昌四年三月甲子尙書

令任城王澄奏

奏參李瑋之等議宗室助祭

臣等參量瑋之等議雖爲始封君子又祭統曰有事于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未絕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于上見仁親之義疏宗易于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于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尙不

告聞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

于四廟哀恤斷自總宗

通典作斷自宸聰

卽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

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沿今古不革者也

魏書禮志二熙平二年江陽王繼表言道

武曾孫宜得預祭王僧奇議不得祭李琰之議得祭侍中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

奏請移禘祀在中旬

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犬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禘于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禘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于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禘禘侶有退理詳攷

古禮未有已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
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
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疏忽
之譏三光有順軌之美旣被成旨宜卽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缺
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不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

魏書禮志二

平二年十二月侍中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度支尚書崔亮奏

奏請賞陟及守宰

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于賞陟不及守
宰邇來十年冤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匡自
征虜恆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竝在先詔應蒙之理備在于斯兼
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尙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然參佐
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棄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

刺史守宰之官請準封回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

魏書任城王澄傳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表

重奏

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皆所已廣耳目于芻蕘達四聰于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于今九帝重光疊照污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恆體思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邁蹤三五高祖冲年纂祚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淡枉者仰日月于九泉微屈者希曲照于盆下令乃格已先朝限已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于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干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已防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已先朝且先朝屈者

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已誤視聽如此冤
塞彌在可哀僭之與濫盜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詔

魏書任城王澄傳澄

奉賞陟宜及守宰詔云事經先朝不得重聞澄重奏

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

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已明黜陟之

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

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已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

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卽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

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

之戶復徵租調無已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

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

赴戰常成宜遣蕃兵代之

魏書任城王澄傳

奏配四中郎將兵數

宜曰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恆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曰彊兵如此則

溪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

魏書任城王澄傳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曰襟帶京師澄奏

又重奏

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仍獷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曰防擬平康之世可曰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于是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溪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茲究絕窺覷之望矣

魏書任城王澄傳澄奏配四中郎將兵數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重奏云云不納

奏修都城府寺

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眾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塿二百曰漸修

大五百零五
小一百零四